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頭風

蔣震卿片言得婦

詩曰

一飲一啄

莫非前定

一時戲語

終身話柄

話說人生萬事前數已定，儘有一時間偶然戲耍之事，取笑之話，後邊照應將來，却像是一個謎語。譬卜一毫不差，乃知當他戲笑之時，暗中已有鬼神做主，非偶然也。只如宋朝崇寧年間，有一個姓王的公子，本貫浙西人，少年登科到都下會試。一日將晚，到延秋坊人家赴席，在一個小宅子前經過，見一女子生得

十分美貌，獨立在門內，徘徊凝望，却像等候甚麼人。
的一般。王生正注目看他，只見前面一夥騎馬的人，
喝擁而來。那女子避了進去。王生自自也行了，不曾
問得這家姓張姓李，去了。席嘆得半醉歸來，已是初
更。天氣復經過這家門首，望門內一看，只見門已緊
閉，寂然無人聲。王生啜啜從左傍牆腳下一帶走去，
意思要看他有後門沒有。只見數十步外有空地丈
餘，小小一扇便門，也關着。在那里，王生想道：日間美
人只在此中，怎能勾再得一見？看了他後門，正在戀
戀不捨，忽然隔牆丟出一件東西來，掉在地下一響。

王生幾乎被他打着拾起來看，却是一塊瓦片。此時皓月初升，光同白晝。看那瓦片時，有六個字在上面。寫道：夜間在此相候。王生曉得有些蹊蹺，又帶着幾分酒意，笑道：不知是何等人，約人做事的。待我要他一要，就在牆上剝下些石灰粉來，寫在瓦背上。道：三更後可出來。仍舊望牆裡丟了進去。走開十來步，遠遠地站着，看他有何動靜。等了一會，只見一個後生走到牆邊，低着頭，却像找尋甚麼東西的。尋來尋去，尋了一回，不見甚麼。對着牆裡嘆了一口氣，有一步沒一步的，佯佯走了去。王生在黑影裡看得明白，便

道想來此人，定是所約之人了，只不知裡邊是甚麼人，好歹有個人出來，必要等着他，等到三更月色已高，烟霧四合，王生酒意已醒，看看渴睡上來，伸伸腰，打個呵欠，自笑道：睡到不去睡，常別人這樣鬧事，正要起步歸寓，忽聽得牆邊小門呀的一響，乾然開了，一個女子閃閃出來，月光之下，望去看時，且是妙嫵，隨後一個老媽背了一隻大竹箱，跟着望外就走。王生迎將上去，看得仔細，正是日圓獨立門首。這女子那女子看見人來，一些不避，直到當面一看，嘆一驚，道：「是不是？」回轉頭來看老媽，老媽上前擦擦眼，把

王生一認也道，是不是快進去。那王生倒將身圍在後門邊，了一把扯住道：還思量進去，你是人家閨中女子，約人夜晚間在此相會，可是該的。我今聲張起來，拿你見官。醜聲傳揚，叫你合家做人不成。我偶然在此遇着，也是我與你的前緣。你不如就隨了我去。我是在此會試的舉人，也不辱沒了你。那女子聽罷，戰抖抖的淚如雨下，沒做道理處。老媽說道：若是聲張，果是利害。既然這位官人是个舉人，小娘子權且隨他到下處再處。而今沒奈何了，一會子天明了，有人看見，却了不得。那女子一頭哭，王生一頭扯扯。

拉拉只得軟軟地跟他走到了下處，故他在一个小樓上面，連那老媽也就留了他伏侍。女子性定，玉生問他備細，女子道：「奴家姓曹，父親早喪，母親止生得我一人，甚是愛惜，要將我許聘人家。我有个姑娘的兒子，從小往來，生得聰俊，心裡要嫁他。這個老媽就是我的奶娘，我央他對母親說知此情，母親嫌他家裡無官，不肯依從，所以叫奶娘通情說與他子約他。今夜以擲瓦爲信，開門從他私奔。他已會選擲一瓦，叫三更後出來，及至出得門來，却是官人，倒不見他，不知何故。」王生笑把適纔戲寫擲瓦及一男子尋覓。

掃月
之報

東西不見長嘆走去的事說了一遍女子嘆口氣道
這走去的正是他了王生笑道却是我幸得撞着豈
非五百年前姻緣做定了女子無計可奈見王生也
自一表非俗只得從了他新打上的恩愛不淺到得
會試過了榜發王生不得第却戀着那女子正在歡
愛頭上不把那不中的事放在心裡只是朝歡暮樂
那女子前日帶來竹箱中多是金銀寶物王生缺用
就拿出來與他盤纏遷延數月王生竟忘記了歸家
王生的父親在家盼望見日子已久不見王生歸來
遍問京中來的人都說道他下處有一女人相處甚

穀風景

太叔草
王生非
忠厚人
也

是得意那得肯還其父大怒寫着嚴切手書差着兩
个管家到京催他起身又寄封書與京中同年相好
的叫他遣个馬票兼請逼勒他出京不許耽延王生
不得已與女子作別道事出無奈只得且去得便就
來或者稟明父親迎來接你也未可知你須耐心同
老媽在此寓所住着等我含淚而別王生到得家中
父親陞任福建正要起身就帶了同去一時未便不
好說得女子之事悶悶隨去任所朝夕思念不題且
說京中女子同奶媽住在寓所守候身邊所帶東西
王生在時已用去將有一半今又兩口在寓所食用

若此
去歲
前念
年

有出無入，看看所剩不多。王生又無信息，女子心下
着忙，叫老媽打聽家裡母親光景，指望重到家來，與
母親相會。不想母親因失了這女兒，終日啼哭，已自
病死多時。那姑娘之子，次日見說舅母家裏不見了
女兒，恐怕是非纏在身上，逃去無踪，了女子見說，大
哭了一場。與老媽商量道：「如今一身無靠，汴京到浙
西也不多路，趁身邊還有些東西，做了盤纏，到他家
裡去尋他。不然如何了當？」就央老媽領了一隻船，下
汴京一路來，行到廣陵地方，盤纏已盡。那老媽又是
高年，船上早晚感暑些風露，一病不起。那女子極得

無投遞，只是啼哭。元來廣陵卽是而今揚州府，極是一個繁華之地。古人詩云：「烟花三月下揚州。」又道是：「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從來仕宦官員，王孫公子，要討美妾的，都到廣陵郡來揀擇聘娶。所以填街塞巷，都是些媒婆攬來攬去，看見船上一個美貌女子啼哭，都攢將攬來問緣故。女子說道：「汴京下來，到西浙尋丈夫，不想此間奶母亡故，盤纏用盡，無計可施，所以啼哭。內中一個婆子道：『何不去尋蘇大商量？』女子道：『蘇大是何人？』那婆子道：『蘇大是此間好漢，專一替人出閑力的。』女子慌忙之中，不知一個

蘇是窮
行之報

好友便出口道、有煩指引、則箇婆子去了一會、尋取
一個人來、那人一到船邊、問了詳細、便去引領一千
人來、擡了屍首上舫、埋著、算船錢、打發船家、對女子
道、收拾行李、到我家裡、停住幾日、再處、叫一乘轎來、
擡女子、女子見他處置有方、只道投著好人、亦且此
身無主、放心隨他去、誰知這人却是楊州一个大光
棍、當饑兵、養娼妓、接子弟的、是個烟花的領袖、烏龜
的班頭、擡擡到家、就有幾個粉頭出來相接、作伴、女
子情知不穩、落在套中、無處分訴、自此改名蘇媛、
做了娼妓、了王生在福建、隨任兩年、方回浙中、又值

會試之期、束裝北上、道經揚州、揚州司理、乃是王生、鄉舉同門、置酒相待、王生赴席、酒筵之間、官妓叩頭、送酒、只見內中一人、屢屢偷眼看王生、不已、生亦舉目細看、心裡疑道、如何甚像京師曹氏女子、及問姓名、全不相同、却再三看來、越看越是、酒半起身、蘇媛捧觴上前、勸生飲酒、覷面看得較切、口裡不敢說出、心中想着舊事、不勝悲傷、禁不住兩行珠淚、簌簌的落將下來、墮在杯中、生情知是了、也垂淚道、我道像你元來、果然是你、却是因何在此、那女子把別後事情、及下汴尋生、盤纏盡了、失身爲娼、始末根緣、說了、

一遍不覺大慟。生自覺慙愧，感傷流淚，力辭不飲。托病而起，隨卽召女子到自已寓所，各訴情懷，暫同枕席。次日密托楊州司理，追究蘇大苟良爲娼，問了罪名，脫了蘇媛樂籍，送生同行。後來與生生子，仕至尚書郎。想着起初只是一時拾得，慙死做此戲謔之事。誰知是老大一段姻緣，幾乎把女子一生斷送了。還虧得後來成了正果，而今更有一段話文，只因一句戲言，致得兩邊錯認得了一個老婆，全始全終，比前話更爲完美，有詩爲証。

戲言偶爾作快奇

誰道從中遇美妻

假女壻爲真女壻。失便宜處得便宜。

這一本話文乃是國朝成化年間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有一個人姓蔣名寔表字震卿本是儒家子弟生來心性倜儻佻達頑耍戲浪不拘小節最喜游玩山水出去便是累月累日不肯呆坐家中一日想道從來說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是個極好去處此去紹興府隔得多少路不去遊一遊恰好有鄉里兩個客商要過江南去貿易就便搭了伴同行過了錢塘江搭了西興夜船一夜到了紹興府城兩客自去做買賣他便蘭亭禹穴載山鑑湖沒處不到遊得

一个心滿意足兩客也做完了生意仍舊同伴同歸。偶到諸暨村中行走，只見天色看看傍晚，一路是些青畦綠畝，不見一个人家。須臾之間，天上洒下雨點來，漸漸下得密了，三人都不帶得雨具，只得慌忙向前奔走，走得一个氣喘，却見林子裏露出一所莊宅來，三人遠望道好了好了，且到那里躲一躲，則个兩步那來一步，走到面前却是一座雙簷滴水的門坊，那兩扇門一扇關着，一扇半掩在那里。蔣震卿便上前一手就去推門，二客道：「蔣兄，慣是莽撞，借這里只緣躲雨便了，知是甚麼人家，便去敲門打戶。」蔣震卿

最好取笑、便大聲道、何妨得此。乃是我家裡二客道、不要胡說惹禍、過了一會、那雨越下得大了、只見兩扇門忽然大開、裏頭踱出一個老者來、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斜角方巾、手持盤頭拄拐、方巾內竹籐冠罩着銀絲樣幾莖亂髮、拄拐上虬鬚節、握着乾姜般五个指頭、寬袖長衣、擺出渾如鶴步、高跟深履、踱來一似龜行、想來圯上可傳書、應是商山隱、聘出元來這老者姓陶、是諸暨村中一個殷實大戶、爲人使直忠厚、極是好客、尚義認眞的人、起初傍晚正要

此月夜

走出大門來、看人關閉、只聽得外面說話響、曉得有
人在門外躲雨、故遲了一步、却把蔣震卿、取笑的說
話、一一聽得明白、走進去、對媽媽與合家說了、都道
有這樣放肆可惡的、不要理他、而今見下得雨大、曉
得躲雨的、沒去處、心下過意、不去、有心要出來留他、
們進去、却又怪先前說這討便宜話的人、躊躇了一
回、走出來、見是三個、就問道、方纔說老漢是他丈人
的、是那一個、蔣震卿見問着這話、自覺先前失言耳、
根通紅、二客又同聲將他埋怨道、原是不該、老者看
見光景、就曉得是他了、便對二客道、兩位不棄老拙、

老者
真知
難知
地

便請到寒舍裏面盤桓一盤桓這位郎君依他方纔所說他是吾子輩與賓客不同不必進來只在此伺候罷二客方欲謙遜被他一把扯了袖子拽進大門剛跨進檻內早把兩扇門撲的關好了二客只得隨老者登堂相見叙坐各道姓名及偶過避雨說了一遍那老者猶兀自氣忿忿的道適間這位貴友途路之中如此輕薄無狀豈是个全身遠害的君子二公不與他相交得也罷了二客替他稱謝道此兄姓蔣少年輕肆一時無心失言得罪老丈休得計較老者只不釋然須臾擺下酒飯相款竟不提起門外尚有

此際

一人二客自己非分取擾已出望外况見老者認真
着惱難道好又開口周全得蔣震卿叫他一發請了
進來不成只得繇他且管自家食用那蔣震卿被關
在大門之外想着適間失言老大沒趣獨自一个栖
栖在雨簷之下黑魃魃地靠來靠去好生冷落欲待
一口氣走了去一來雨黑二來单身不敢前行只得
忍氣吞聲耐了心性等着只見那雨漸漸止了輕雲
之中有些月色上來側耳聽着門內人聲寂靜了便
道他們想已安寢我却如何癡等不如趁此微微月
色路還好辨走了去罷又想道那老兒固然怪

我他語兩個便直得如此撒下了我，只管自己自在不成，畢竟有安頓我處，便再等他一等，正在躊躇不定，忽聽得門內有人低低道：「且不要去。」蔣震卿心下道：「我說他們定不忘懷了我，就應一聲道：『曉得了。』」不去過了一會，又聽得低低道：「有些東西拿出來，你可收拾好。」蔣震卿心下又道：「你看他兩個白白裡打攪了他一餐，又拿了她的甚麼東西，忒煞欺心，却口裏且答應道：『曉得了。』」站住等看，只見牆上有兩件東西，撲搭地丟將出來，急走上前看時，却是兩個被囊，提一提看，且是沉重，把手捻兩捻，纍纍塊塊，像是些什

銀器物之類。蔣震卿恐怕有人闖出來追尋，急負在背上，望前便走走。過百餘步，回頭看那門簾已離得略遠了，站着脚再看動靜。遠望去，牆上兩個人跳將下來。蔣震卿道：「他兩個也來了，恐有人追，我只索先走，不必等他。」提起脚便走。望後邊這兩個也不忙趕，只尾着他慢慢地走。蔣震卿走得少遠，心下想道：「他兩個捉着了，包裡東西必要均分。趁他們還在後邊，我且開囊看看，穩定不義之物，落得先藏起些。好的立住了，把包裹打開，將黃金重貨另包了一囊，把錢布之類，仍舊放在破囊裡，捉了又走。又望後邊兩

個人却還未到元來見他住也住見他走也走黑影裡遠遠尾着只不相近如此行了半夜只是隔着一箭之路看看天明了那兩個方纔脚步走得急促趕將上來蔣震卿道正是來一路走走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喚了一驚誰知不是昨日同行的兩個客人到是兩個女子一個頭繫縹緲怕身穿青絨衫且是生得美麗一個散挽頭髮身穿青布裙是個丫鬟打扮仔細看了蔣震卿一看這一驚可也不小急得忙閃了身子開來蔣震卿上前一把將美貌的女子劫住道你走那里去快快跟了我到有商量若是不從我

同到你家去、出首女子、低首無言、只得跟了他走走、
到一個酒館中、蔣生揀個僻淨樓房、與他住下了、哄
店家道、是夫妻燒香、買早飯喫的、店家見一男一女、
又有丫鬟跟隨、竝無疑心、日去支持早飯上來喫、蔣
賓解對女子、低聲問他、那女子道、奴家姓閻、名
幼芳、就是昨日主人翁之女、母親王氏、奴家幼年間、
許嫁同郡諸家、誰想也變了、天明了、我不願嫁他、有
一個表親之子王郎、少年美貌、我心下有意于他、與
他訂約日久、約定今夜私奔出來、一同逃去、今日日
間不見回音、將到晚時、忽聽得爹爹進來大嚷道、是

拍案驚奇

卷十二

七

門前有个人口稱這里是他丈人家裡胡言亂語可惡我心裡暗想此必是我所約之郎到了急急收併貨財引這丫鬟拾翠爲伴踰牆出來看見你在前面背囊而走心裡道自然是了恐怕人看見所以一路不敢相近誰知跟到這里却是差了而今既已失却那人又不好歸去只得隨着官人罷也是出于無奈了蔣震卿大喜道此乃天緣已定我言有驗且喜我未曾娶妻你不要慌張我同你家去便了蔣生同他喫了早飯丫鬟也喫了打發店錢獨討一个船也不等二客一直同他隨路換船徑到了餘杭家裡家

有心不
忘
有
後會

人來問，只說是路上禮聘來的。那女子入門，待上接
下，甚是賢能，與蔣震卿十分相得。過了一年，已生了
一子，却提起父母，便淒然淚下。一日對蔣震卿道：「我
那時不飲從那警夫，所以做出這些日，禮勿當來，而
今身已屬君，可無悔恨。但只是親年老無靠，失我
之後，在家必定憂愁。且一年有餘，無從問个消息。我
心裡一刺不能忘，再如此思念，恐將畢竟要生出病
來了。我想父母平日愛我如珠似寶，而今便是他知
道了他只以見我爲喜，定然不十分與怪的你可計
較。怎生通得一个信去？」蔣震卿想了一箇道：「此間有

一个教學的先生姓阮叫阮太始與我相好他專在諸暨往來待我與他商量看蔣震卿就走去把這事始末根繇一五一十對阮太始說了阮太始道此老是諸暨一个極忠厚的長者與學生也會相會幾番過的待學生尋个便到那里替兄委曲通知周全其事決不有誤蔣震卿稱謝了來回渾家的話不題且說陶老是晚欸留二客在家歇宿次日又拿早飯來吃了二客千恩萬謝作別了起身老者送出門來還笑道昨日狂生不知那里去宿了也等他受些恓惶以爲輕薄之戒二客道想必等不得先去了容學生

輩尋着了、他埋怨他一番、老丈再不必介懷、老者道、老拙也是一時耐不得、昨日勾奈何他了、那里還掛在心上、道罷、各自作別去了、老者入得門時、只見一個丫鬟慌慌張張走到面前、喘做一團道、阿爹不好了、姐姐不知那里去了、老者喚了一驚道、怎的說、一步一顫、忙走進房中來、只見王媽媽兒天兒地的放聲大哭、哭倒在地、老者問其詳細、媽媽說道、昨晚好、好在他房中睡的、今早因外邊有客、我且照舊灶下、早飯、不曾見他起來、及至客去了、叫人請他來一處、喫早飯、只見房中箱籠大開、連伏侍的丫頭拾翠也、

傳是不
放進門
者有相
于

不見不知那里去了。老者大駭道：「這却爲何？」一個養娘便道：「莫不昨日投宿，這些人是个歹人，夜裡拐的去了。」老者道：「胡說，他們都是初到此地的。」那兩個宿了一夜，今日好好別了去的，如何拐得這一个？因是我惱他，連門裏不放他進來，一發甚麼相干？必是日前與人有約，今因見有客，趣開打劫的逃去了。你們平日看見姐姐，有甚破綻麼？」一个養娘道：「阿爹，此猶十有八九。姐姐只爲許了个盲子，心中不樂，時時流淚。惟有王家某郎與姐姐甚說得來，時常叫抬舉與他傳消息的，想必約着跟他走了。」老者見說得有

因密地叫人到王家去訪時，只見王郎好好的在家，里並無一些動靜。老者沒做理會處，自道家裡不可外揚，切勿令傳出去。褚家這盲子，退得便罷，退不得，苦一個丫頭不着，還他罷了。只是身邊沒有了這個親生女兒，好生冷靜。與那王媽媽說着，便哭。一個不住，後來褚家盲子死了，感着老夫妻念頭，又添上幾場悲哭，道便早死了年把，也不見得女兒如此。如是一年有多，只見一日門上遞個名帖進來，却是餘杭阮太始老者出來，接着道：「甚風吹得到此？」阮太始道：「久跡貴地，諸友偶然得暇，特過江來拜望一番。」老者

便教沽酒相待。飲酒中間，大家說些江湖上的新聞，也有可信的，也有可疑的。阮太始道：「敝鄉一年之前，也有一件新聞，這事却是寔的。」老者道：「何事？」阮太始道：「有个少年朋友出來遊耍歸去，途路之間，一句戲話上邊得了一个婦人，至今做夫妻在那里。」說道這婦人是貴鄉的人，老丈曾曉得麼？」老者道：「可知這婦人姓甚麼？」阮太始道：「說道也姓阮，那老者大驚道：「莫非是小女麼？」阮太始道：「小名幼芳，年紀一十八歲，又有个丫頭名翡翠，老者撐着眼道：「真是吾小女了，如何在他那里？」阮太始道：「老丈還記得雨中叩門冒稱

是岳家老丈。閉他在門外。不容登堂的事。麼老者道。果有這個事。此人平日元非相識。却又關在外邊。無處通風。不知那晚小女如何。却隨了他去了。阮太始把蔣生所言一一告訴說道。一邊妄言一邊發怒。一邊誤認。奏合成了。這事真是希奇。而今已生子了。老翁要見他麼。老者道。可知要見哩。只見王媽媽在屏風後邊聽得。明明白白。忍不住跳將出來。不啻是生是熟。大哭拜倒在阮太始面前道。老夫婦只生得此女。自從失去。幾番哭絕。至今奄奄不欲生。若是客人果然致得吾女相見。必當重報。阮太始道。老丈與孺

人固然要見令愛、只怕有些見怪令婿、令婿便不敢來見了、老者道、果然得見、慶幸不暇、還有甚麼見怪、阮太始道、令婿也是舊家子弟、不辱沒了令愛的、老丈既不嗔責、就請老丈同到令婿家裡去、一見便是、老者欣然治裝、就同阮太始一路到餘杭來、到了蔣家門首、阮太始進去、把以前說話備細說了、阮太始同蔣生出來、接了老者、那女兒久不見父親、也直接至中堂、阮太始暫避開了、父女相見、倒在懷中、大家哭倒、老者就要蔣生同女兒到家去、那女兒也要去、見母親、就一同到諸暨村來、母女兩個相見了、又抱

頭大哭道只說此生再不得相會了誰道還有今日
哭得兩邊養娘們个个淚出哭罷蔣生拜見丈人丈
母叩頭請罪道小婿一時與同伴門外戲言誰知岳
丈認了真致犯盛怒又誰知令愛認了錯得諧私願
小婿如今想起來當初說此話時何曾有分毫想到
此地位的都是偶然望岳丈勿罪老者大笑道天教
賢婿說出這話有此湊巧此正前定之事何罪之有
正說話間阮太始也封了一封賀禮到門叫喜老者
就將綵帛銀兩拜求阮太始爲媒治酒大會親族重
教蔣震卿夫婦拜天成禮厚贈粧奩送他還家夫妻

原書字
面與錄
有也

惜老當時蔣生不如此戲耍取笑被關在門外便二
樣同兩個客人一處兒喫酒了那里撞得着這老婆
來不知又與那個受用去了可見前緣分定天使其
然此本說話出在祝枝山西樵野記中事體本等有
趣只因有個沒見識的做了一本鴛鴦記乃是前元
人玉清菴錯送鴛鴦被雜劇與嘉定昆工徐達揚述
新人的事三四件做了个扯名棍長弄得頭頭不了
債債不清所以今日依舊本傳把此話文重新流傳
于世使人簡便好看有詩爲証

片言得婦是奇緣此等新聞本可傳

扭捏無端殊舛錯

故將話本與重宣

拍案驚奇卷之十二

終

拍案驚奇卷十三

趙六老祇憤喪殘生

張知縣誅臬成鍊案

詩曰

從來父子是天倫

萬累何當逆自親

爲說慈烏能反哺

應教飛鳥罵伊人

話說人生極重的是那孝字。蓋因爲父母的自乳哺三年，直盼到兒子長大，不知費盡了多少心力。又怕他三病四痛，日夜焦勞，又指望他聰明成器，時刻注想，撫摩鞠育，無所不至。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詎到此處，就是臥冰哭竹，身沈溫衾，也難報答萬一。况乃錦衣玉食，歸之自己，擄飢受

東委之二親、漫然視若路人、甚而等之仇敵、敗壞彝
倫、滅絕天理、真狗彘之所不爲也、如今且說一段不
孝的故事、從前寡見近世罕聞、正德年間松江府城、
有一富民姓嚴、夫妻兩口兒過活、三十歲上無子、求
神拜佛、無時無處、不將此事掛在念頭上、忽一夜嚴
娘子似夢非夢間、只聽得空中有人說道、求來子終
沒耳、添你丁、滅你齒、嚴娘子分明聽得、次日卽對嚴
公說知、却不解其意、自此以後、嚴娘子便覺得眉低
眼慢、乳脹腹高、有了身孕、懷胎十月、歷盡艱辛、生下
一子、眉清目秀、夫妻二人歡喜倍常、萬事多不要緊、

清溪

易成

只願他易長易成，光陰荏苒，又早三年。那時也倒聽明伶俐，做爺娘的百依百順，沒一事違拗了他。休說是世上有的物事，他要時定要尋來，便是天上的星，河裏的月，也恨不爬上天捉將下來，鑽入河撈將出。夫似此情狀，不可勝數。又道是棒頭出孝子，筋頭出忤逆。爲是嚴家夫妻養嬌了這孩兒，到得大來，就便目中無人。天王也似的大了，却是爲他有錢財使用，又好結識那一班慘刻殺滑沒天理的衙門中人，多只是奉承過去。那個敢與他一般見識？却又極好撈捕，搭着一班兒夥伴，多是高手的賭賊，那些人貪他

是出錢施上當面只是甜言蜜語諂笑脅肩賺他上手他只道衆人真心喜歡且十分幫襯便放開心地大膽呼盧把那黃白之物無算的暗消了去嚴公時常苦勸却終久溺着一個愛字三言兩語不聽時也只索罷了豈知家私有數經不得十博九空似此三年漸漸凋耗嚴公原是積儉上頭起家的見了這般情況未免有些肉痛一日有事出外走過一個賭坊只見數十來個人團聚一處在那里喧嚷嚴公望見走近前來伸頭一看却是那衆人聚着他兒子討賭錢他兒子分說不得你拖我扯無計可施嚴公看了

兩旁著
着切

恐怕傷壞了他，心懷不忍，扶開衆人，將身蔽了。他兒對衆人道：「所欠錢物，老夫自當賠償。」衆弟兄各自請回。明日到家下拜，納便是一頭說，一手且扯了兒子，怒憤憤的投家裏來，關上了門，搥了他兒子頭髮，硬着心做勢要打，却被他掙扎脫了。嚴公趕去扯住不放，他掇轉身來，望嚴公臉上只一拳，打個滿天星，昏暈倒了。兒子也自慌張，只得將手扶時，元來打落了兩個門牙，流血滿胸。兒子曉得不好，且望外一溜走了。嚴公半晌方醒，憤恨之極，道：「我做了一世人，家生這樣逆子，蕩了家私，又幾乎害我性命，禽獸也不如。」

了還要罰他則甚。一徑走到府裏來，却值知府升堂，寫着一張狀子，將那打落牙齒爲証，告了忤逆。知府准了狀。當日退堂，老兒自且回去，却有嚴公兒子平時最愛的相識，一個外郎叫做丘三，是個極狡黠奸詐的。那時見准了這狀，急急出衙門，尋見了嚴公兒子，備說前事。嚴公兒子着忙，懇求計策解救。丘三故意作難，嚴公兒子道：「適帶得賄錢三兩在此，權爲使。」用是必打點救我性命。則個丘三又故意遲延了半响，道：「今日晚了，明早府前相會。」我自有的話對你說。嚴公兒子依言，各自散訖。次早俱到府前相會。嚴公兒

子問有何妙計，幸急救我。丘三把手招他到一個幽僻處，說道：「你來，你來，對你說罷。」嚴公兒子便以耳接，着丘三的口，等他講話，只聽得訇一聲，嚴公兒子大叫一聲：「疾忙掩耳，埋怨丘三道我百般求你解救，如何倒咬落我的耳朵？」却不恁地與你干休。丘三冷笑道：「你耳朵原來却恁地值錢？你家老兒牙齒直恁地不值錢，不要罷。如今却真對你說話，你慢些只說如此如此，便自沒事。」嚴公兒子道：「好計。雖然受些痛苦，却得乾淨了身子。」隨後府公陞廳，嚴公兒子帶到知府問道：「你如何這般不孝，只貪賭博，怪父教誨甚？」

而打落了父親門牙有何理說嚴公兒子泣道爺爺青天在上念小的焉敢恃倫胡行小的偶然出外見賭坊中爭鬧立定開看誰知小的父親也走將來便疑小的亦落賭場採了小的回家痛打小的與打不過不合伸起頭來父親便將小的毒咬一口咬落耳朵老人家齒不堅牢一時性起遂至墜落豈有小的打落之理望爺爺明鏡照察知府教士去驗看果然是一隻缺耳齒痕尚新上有凝血信他言詞是實微微的笑道這情是真不必再問了但看賭可疑父齒復壞責杖十板趕出免礙嚴公兒子喜得無恙歸家

此千條
可教也

求告父母道孩兒願改從前過失侍奉二親官府已
責罰過任父親發落老兒昨日一口氣上到府告官
過了一夜又見兒子已受了官刑只這一番說話心
腸已自軟了他老夫妻兩個原是極溺愛這兒子的
想起道當初受孕之時夢中四句言語說求來子終
沒耳添你丁減你齒今日老兒落齒兒子齧耳正此
驗也這也是天數不必說了自此邪兒子當真守分
孝敬二親後來却得善終這叫做改過自新皇天必
宥如今再說一个肆行不孝到底不悛明彰報應的
某朝某府某縣有一人姓趙排行第六人多叫他做

趙六老家聲清白囊橐肥饒夫妻兩口生下一子方
離乳哺是他兩人心頭的氣身上的肉未生下時兩
人各處許下了偌多香愿只此一節上已爲這兒子
費了無數錢財不期三歲上出起痘來兩人終夜無
寐遍訪名醫多方覓藥不論資財只求得孩兒無恙
便殺了身已也自甘心兩人憂疑驚恐巴得到痘花
回好就是黑夜裡得了明珠也沒得這般歡喜看看
調養得精神完固也不知服了多少藥料喫了多少
辛勤壞了多少錢物殷殷撫養到了六七歲又要送
他上學延一个老成名師擇日叫他拜了先生取个

才明之
父母有
此病來
犯之者
多矣

學名喚做趙聰先習了些神童千家詩後習大學兩
人又怕兒子辛苦了又怕先生拘束他生病來每
日不上讀得幾句書便歇了那趙聰也到會體貼他
夫妻兩人的意思常只是詐病辭疾不進學堂兩人
却是不敢違拗了他那先太尉這些年來景口中不
語心下思量道這真時做禽犢之愛適所以害之耳
養成于今日後悔無及矣却只是冷眼傍觀任主人
家措置過了半年三個月忽又有人家來議親却是
一家宦戶人家姓殷老兒曾任太守故了趙六老却
要扳高央媒求了口帖選了吉日極濃重的下了一

付謝名禮，自此聘下了殷家女子。逢時致時逢節致節，往往來來，也不知費用了多少禮物。韶光短淺，趙聰因爲嬌養，直挨到十四歲上纔讀完得經書。趙老還道是他出人頭地，歡喜無限。十五六歲，免不了教他試筆作文。六老此時爲這兒子面上家事已弄得七八了，沒奈何要兒子成就，情愿借貸延師，又重幣延請一个飽學秀才，與他引尊。每年束脩五十金，其外節儀與夫供給之盛，自不必說。那趙聰原是个極貪安宴，十日九不在書房裡，的做先生到落得喫自在飯，得了重資，省了氣力，爲此就有那一班不成。

不說者
難其人
矣

才沒廉耻的秀才便要謀他館穀自有那有志句試
實的往往却之不就此之謂賢愚不等話休絮煩轉
眼間又過了一個年頭却值文宗考童生六老也叫
趙德沒張沒致的前去赴考又替他鑽刺央人情又
枉自折了銀子考事已過六老又思量替兒子畢姻
却是手頭委實有些窘迫了又只得央中寫夾借到
某處銀四百兩那中人叫做王三是六老平時專托
他做事的似此借票已寫過了幾紙多只是他居間
其時在劉上戶家借了四百銀子交與六老便將銀
備辦禮物擇日納采訂了婚期過了兩月又近吉日
拍案驚奇

却又欠接親之費六老只得東那西湊尋了幾件衣飾之類往典舖中解了四十兩銀子却也不勾使用只得又尋了王三寫一紙票又往褚員外家借了六十金方得發迎會親殷公子送妹子過門趙六老極其慇懃謙讓喫了五七日筵席各自散了小夫妻兩口恩愛如山在六老閒壁一个小院子裡居住快活過日殷家女子到百歲好只一些兒毛病專一恃貴自高不把公婆看在眼裏且又十分慳吝一文千貫慣會唆那丈夫做些慘刻之事若是殷家女子賢慧時勸他丈夫學好也不到得後來惹出這場大事了

自古妻賢夫禍少 應知子孝父心寬

卷一百一十五

這是後話，却說那殷家嫁資豐富，約有三千金財物。殷氏叔掌沒一些兒放空，趙六老供給兒媳，惟恐有甚不到處，反十分小心。兒媳兩個倒嫌長嫌短的，不像意。光陰迅速，又早三年，趙老娘因害痰火病，起不得床，一發把這家事托與那媳婦掌管。殷氏承當了，供養公婆。初時也當像樣，漸漸半年三個月，要茶不茶，要飯不飯，兩人受淡，不過有時只得開口，勉強取討得些。殷氏便發話道：「有甚麼大家事交割與我，却又耍長耍短，原把去自當不得，我也不情愿當這樣。」

喫苦差使，到終日攪得不清淨。趙六老開得忍氣吞聲，實是沒有甚麼家計分授與他，如何好分說得。嘆了口氣，對媽媽說了。媽媽是個積病之人，聽了這些聲響，又看了兒媳這一番怠慢光景，手中又十分窘迫，不比三年前了。且又索債盈門，箱籠中還剩得有些衣飾，把來償利，已准過七八了。就還有幾畝田產，也只好把與別人做利。趙媽媽也是受用過來的，今日窮了，休說是外人嫡親兒媳也受他這般冷淡。回頭自思，怎得不惱。一氣氣得頭昏眼花，飲食多絕了。兒媳兩個也不到床前去看視一番，也不將些湯水

調養病人、每日三餐、只是這幾碗黃羹、好不苦惱、挨了半月、痰喘大發、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了、見媳兩個、免不得乾號了幾聲、就走了過去、趙六老跌腳捶胸、哭了一回、走到間壁去對兒子道、你娘今日死了、實是囊底無物、送終之具、一無所備、你可念母子親情、買口好棺木盛殮、後日擇塊墳地、殯葬、也見得你一片孝心、趙聰道、我那里有錢買棺、不要說是好棺木、價重買不起、便是那輕破雜樹的、也要二三兩一具、叫我那得東西去買、前村李作頭家、有一口輕破些、的在那里、何不去除了來、明日再做理會、六老噙着

眼淚怎敢再說、只得出門到李作頭家去了、且說趙聰走進來對殷氏道、俺家老兒一發不知進退了、對我說要討件好棺木盛殮老娘、我回說道、休說好的、便是歹的、也要二三兩一個、我叫他且到李作頭家、除了一具輕敲的來、明日還價、殷氏便接口道、那個還價、趙聰道、便是我們捨個頭疼、替他胡亂還些罷、殷氏怒道、你那里有錢來替別人買棺材、買與自家了不得、要買時、你自還錢、老娘却是沒有、我又不曾受你爺娘一分好處、沒事便兜攬這些來打攪人、鬆了一次、便有十次、還他十個沒有、怕怎地、趙聰頓口

無言道娘子說得是，我則不還便了。隨後六老催了兩個人，擡了這具棺材到來，盛殮了媽媽。大家舉哀了一場，將一杯水酒澆奠了，停柩在家。兒媳兩個也不守靈，也不做什麼盛羹飯，每日仍只是這幾碗黃齋。夜間單畱六老一人，冷清清的在靈前伴宿。六老有好氣，沒好氣，想了便哭。過了兩七，李作頭來討棺銀。六老道：「去替我家小官人討。」李作頭依言去對趙聰道：「官人家賒了小人棺木，幸賜價銀，則箇趙聰光着眼，啐了一聲道：『你莫不見鬼了！你眼又不瞎。前日是那個來你家賒棺材，便與那個討？』却如何來和我

白虎一
張典一
對夫事
也
逐了

說李作頭道是你家老官來賒的方纔是他叫我來
與官人討趙聰道休聽他放屁好沒廉耻他自有錢
買棺材如何圖賴得人你去時便去莫要討老爺怒
發背叉着手自進去了李作頭回來將這段話對六
老兒知六老紛紛淚落忍不住哭起來李作頭勸住
了道趙老官不必如此沒有銀子便隨分甚麼東西
准兩件與小人罷了趙六老只得進去翻箱倒籠尋
得三件冬衣一根銀鐲子把來准與李作頭去了忽
又過了七七四十九趙六老原也有些不知進退你
看了買布一事隨你怎麼也不可求他了到得過了

貴子問
可恨其
父不長
孫亦不
長子
長十

斷七又忘了這段光景重復對兒子道我要和你娘
尋塊墳地你可主張則个趙聰道我曉得甚麼主張
我又不是地理師那曉得甚麼地就是尋時難道有
人家肯白送依我說時只好揀個日子送去東村燒
化了也倒穩當六老聽說默然無言眼中吊淚趙聰
也不再說竟自去了六老心下思量道我媽媽做了
一世富家之妻豈知死後無葬身之所罷罷這樣逆
子求他則甚再檢箱中看有些小物件解當些來買
地并作殯葬之資六老又去開箱翻前翻後檢得兩
套衣服一隻金釵當得六兩銀子將四兩買了二分

地餘二兩，喚了四個和尚，做些功果，僱了幾個扛夫，擡出去殯葬了。六老喜得完事，且自歸家，隨緣度日。條忽間，又是寒冬天道。六老身上寒冷，賒了一斤絲綿，無錢得還，只得將一件夏衣對兒子道：「一件衣服在此，你要便買了，不要時便當幾錢與我。」趙聰道：「冬天買夏衣，正是那得閒錢補衲，放着這件衣服，日後怕不是我的？却買他，也不買，也不當。」六老道：「既恁地時，便罷。」自收了衣服，不題。却說趙聰，使來對殷氏說了。殷氏道：「這却是你厭了他，見你不當時，一定便將去解舖中解了。日後一定沒了，你便將來胡亂當。」

他幾錢不怕沒便宜。趙聰依久來對六老道方纔衣服媳婦要看一看。或者當了也不可知。六老道任你將去不妨。若當時只是七錢銀子也罷。趙聰將衣服與殷氏看了。殷氏道：「你可將四錢去說如此。」他便捉了要多時。回他便罷。趙聰將銀付與六老。六老那里敢嫌多少。欣然接了。趙聰便寫一紙短押。上寫限五月。沒過與六老去了。六老看了短押。紫戲了面皮。把紙扯得粉碎。長嘆一聲道：「生前作了罪過。故令親子報應。天也。天也。怨恨了一回。過了一夜。次日起身梳洗。只見那作中的王三驀地走將進來。六老心頭嘆。

了一跳面如土色正是

入門休問榮枯事

觀看容顏便得知

王三施禮了便開口道六老莫怪驚動便是褚家那六十兩頭雖則年年清利却則是些貨錢准折又還得不爽利今年他家要連本利多楚小人却是無說話回他六老遮莫做一番計軟清楚了這一項也省多少口舌免得門頭不清淨六老嘆口氣道當初要爲這逆子做親負下了這幾主重債年年增利囊橐一空欲待在逆子處那借來奉還褚家爭奈他兩全絲毫不肯放空便是老夫身衣口食日常也不能如

不知箇
岸之談

意，那得有錢來清楚這一項銀。王兄幸作方便，善爲我辭寬限幾時，感恩非淺。王三變了面皮道：「六老說那里話？我爲褚家這主債上，饒睡多分說乾了，你却不知他家上門上戶，只來尋我中人。我却又不得了幾許中人錢，沒來由討這惱，不自在喫。只是當初做差了事，沒擺佈了。他家動不動要着人來坐催，你却還說這般懶話。就是你子頭來不及時，當初原爲你兒子做親借的，便如你兒子那借來，還有甚麼不是處？我如今不好去回話，只坐在这里罷了。六老聽了，這一篇話，眼淚汪汪，無言可答。虛心冷氣的道：「王兄，

見教極是。客老夫和這逆子計議便了。王兄暫請回
步來早定當報命。王三道是則是了。却是我轉了背
不可就便放鬆。又不圖你一碗兒茶半鍾兒酒着甚
來歷攤手攤脚也不作別。竟走出去了。六老沒極奈
何。尋思道。若對趙聰說時。又怕受他冷淡。若不去說
時。寔是無路可通。老王說也。倒是或者當初是爲他
借的。他肯那移也。不可知。要一步不要一步。走到趙
聰處來。只見他每鬧鬧熱熱。炊烟盛舉。六老問道。今
日爲甚事忙。有人答道。殷家大公子到來。畱住喫飯。
故此忙。六老垂首喪氣。只得回身。肚裏思量道。殷家

公子在此，齋飯我爲父的，也不值得帶，累一帶，累且看他如何停了一會，只見依舊搬將那平時這兩碗黃糙飯來，六老看了，喉嚨氣塞也，喫不落。那日趙聰和殷公子喫了一日酒，六老不好去唐突，只得歇了次早走將過去，回說趙聰未曾起身，六老呆呆的等了個把時辰，趙聰走出來，道：「清清早起，有甚話說？」六老倒陪笑道：「這甚麼也不早了，有一句緊要說話，只怕你不肯依我。」趙聰道：「候得時便說，依不得時便不必說，有什麼依不依？」六老半聾半啞的道：「日前你做親時，曾借下了褚家六十兩銀子，年年清利，今年

他家連本要還，我却怎地來得及？本錢料是不能勾，只好依舊上利。我實是手無一文，別樣本也不該對你說，却是爲你做親借的。爲此只得與你那借些還他利錢。則今趙聰怫然變色，攤着手道：「這却不是笑話？」恁地說時，元來人家討媳婦，多是兒子自己出錢。等我各處問一問，看是如此。此時我還便了。六老又道：「不是說要，你還只是目前那借些？」今趙聰道：「有甚那借不那借？若是後日有得還時，他每也不是這般討得緊了。昨日殷家阿舅有准盒禮銀五錢在此，待我去問媳婦肯時，將去做個東道，請請中人，再扶幾。」

時便是說罷自進去了。六老想道：五錢銀幹什麼事？況又去與媳婦商量，多分是水中撈月了。等了一會，不見趙聰出來，只得回去。却見王三已自坐在那里。六老欲待躲避，早被他一眼瞧見。王三迎着六老道：「昨日所約如何？」六老道：「又是三五替人，我家來過了。」六老搖着羞臉說道：「我家道子分毫不肯通融。本錢實是難處，只得再尋些貨物，准過今年利錢。」客老夫徐圖，幸乞方便。一頭說，一頭不覺的把雙膝屈了下去。王三歪轉了頭，一手扶六老，口裏道：「怎地是這樣？」既有貨物，准得過時，且將去准了，做我不着。又回他。

過幾時六老便走進去了開了箱子將媽媽遺下這幾件首飾衣服并自己穿的這幾件直身檢一個空盡數將出來遞與王三王三寬打料帳約勾了二分起息十六兩之數連箱子將了去了六老此後身外更無一物話休絮煩隔了兩日只見王三又來索取那劉家四百兩銀子的利錢一發重大六老手足無措只得詭詭道已和我兒子借得兩個元寶在此待將去傾銷一傾銷且請回步來早拜還王三見六老是個誠實人況又不怕他走了那里去只得回家六老想道雖然哄了他去這病少不得要出膿怎賴得過

遲

又才過來對趙聰道今日王三又來索劉家的利錢
吾如今實是只有這一條性命了，你也可憐見我生
身父母救我一救。趙聰道：「沒事，又將這些說話來恐
嚇人，便有些得替還了不成？」要死便死了，活在這里
也沒幹。六老聽罷，扯住趙聰，號天號地的哭。趙聰連
脫了身，竟進去了。有人勸住了六老，且自回去。六老
千思萬想，若王三來時，怎生措置？人極計生。六老想
了半日，忽然的道：「有了有了！」奈才如此，除了這
一件，真便死也沒幹。看看天色晚來，六老喫了些夜
飯，自睡，却說趙聰夫妻兩個喫罷了夜飯，洗了脚手，

吹滅了火去睡。趙聰却睡不穩，清眠在床，只聽得房裡有些脚步响，疑是有賊，却不做聲。元來趙聰因有家資，時常防賊，做整備的聽了一會，又聞得門兒隱隱開，響漸漸有些悉率之聲，將近床邊。趙聰只不做聲，約莫來得切近，悄悄的床底下拾起平日藏下的一把斧頭，趁着手勢一劈，只聽得撲地一响，望床前倒了。趙聰連忙爬起來，踏住身子，再加兩斧，見寂然無聲，知是已死。慌忙叫醒殷氏道：「房裡有賊，已砍死了。」點起火來，恐怕外面還有賊，先叫破了地方，隣舍多有入走起來救護，只見牆門左側走出一個壁。

洞已聽見趙聰叫過砍死了一個賊在房裏一齊擁
進來，看果然一個死屍，頭劈做了兩半。衆人看了，有
眼快的叫道：「這却不是趙六老衆人仔細察來，怕了
一回，多道是也是也，却爲甚做賊偷自家的東西，却
被兒子殺了？好蹺蹊作怪的事！有的道：「不是偷東西，
敢是老沒廉耻，要扒灰，兒子憤恨，借這個賊名殺了。
那老成的道：「不要胡嘈，六老平生不是這樣人。趙聰
夫妻寔不知是什麼緣故，你平時奸滑，到這時節，
不由你不呆了一頭，假哭一頭，分說道：「寔不知是我
家老兒只認是賊，爲此不問事由殺了，只看這牆洞，

須知不是我故意的。衆人道：「既是做賊來偷你，夜晚間不分皂白，怪你不得，只是事體重大，免不得報官。」
關了一夜，却好天明。衆人押了趙聰到縣前去。這里殷氏也心慌了，收拾了些財物，暗地到縣裏打點去使用。那知縣姓張名晉，爲人清廉正直，更兼聰察非常。那時升堂，見衆人押這趙聰進來，問了緣故，差人相驗了屍首。張晉道：「是以子殺父，該問十惡重罪。」
傍邊走過一個承行孔目，稟道：「趙聰以子殺父，罪犯宜重。却實是貧夜拒盜，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辟。」那些地方里隣，也是一般說話。張晉由衆人說，逕提起筆。

心之法

來判道

趙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死何辭焉。

如此快
哉不
誤文

判畢。即將趙聰重責四十。上了死囚枷。押入牢裡。衆人誰敢開口。況趙聰那些不孝的光景。衆人一向久慕見張晉。斷得公明。盡皆心服。張晉又責令取趙聰家財。買棺殮殮了六老。殷氏縱有摸天的本事。敵國的家私也。沒門路可通。只好多使用些銀子。時常往監中看覷趙聰一番。不想進監多次。惹了牢瘟。不上一个月死了。趙聰原是受享過來的。怎熬得囹圄之

哭哩

苦。毀氏既死，沒人送飯，餓了三日，死在牢中。拖出牢洞，拋屍在千人坑裡。這便是那不孝父母之報。張晉更着將趙聰一應家財入官。那時劉上戶褚員外并六老平日的債主，多執了原契，稟了張晉，一一多派還了其餘所有。悉行入庫。他兩個剝了這一生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勾近他一文錢鈔，思量積債來傳授子孫，爲永遠之計。誰知家私付之烏有，并自己也無葬身之所。要見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正是：

由來天網恢恢，

何曾漏却阿誰。

王法還須推勘，

神明料不差池。